

翻开泛黄的工程图纸，指尖掠过那些褪色的手写批注，仿佛触摸到六十多年前江淮大地的脉搏。千万把铁镐凿击岩石的铿锵声，独轮车碾过荒岗的吱呀声，此起彼伏的劳动号子声，正穿越时空的隧道，在档案的褶皱里缓缓苏醒。淞史杭工程，这条用热血汗水开挖浇筑的“人间天河”，此刻正以另一种形态流淌在墨香氤氲的纸页之间。从历史“流”进现实，寿春楚地，沟渠为弦，淞水欢歌，齐奏“粮”辰和美乐章。

（一）

7月初，我们从安丰塘环塘绿堤驶过，来到寿县板桥镇双门村一户农家小院，看望当年修堤清淤的李井宝老人。

李老爷子已经91岁高龄，清瘦硬朗，耳不聋、眼不花，依然可以认出陪同我们《流淌在档案里的淞史杭》摄制组采访的赵阳：“你不就是那年带中央电视台来给我拍电视片的小伙子吗？我1995年冬，在安丰塘进水渠淞东干渠整修加固工地上劳动，你给我全家拍照片。”老人家指着全家在河堤上的合影呵呵眯眯地说。

李井宝的老伴88岁，也是清爽利落，孙子和孙媳妇带着8岁的重孙女围在身旁，正叙着家常。

赵阳，原在安丰塘水利管理处工作10年，虽然早在90年代就调任寿县宣传文化岗位，是小有名气的“文豪”，却是“水利情结浓厚”，一直关注“农业的命脉——水利”。

老人拿出合影照，说：“修塘是给予子孙后代造福的。修好了，子孙就有饭吃。这就像修自家房子一样，谁不愿意？你们看这张《工地上的合家欢》，当年我带着一家七口两代人在安丰塘修塘清淤，你看看，这儿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工地上拼命干。”

“安丰塘水是从霍山县(经淞河干渠)下来的，我们这块只要用水，一个电话打过去，那个闸门一拉开，水就放来了，现在不缺水。”老人说起这些，还是掩不住欣慰和自豪。

不缺水吗？寿县，淮河中游的千年古县，有着特殊的水情。2948平方千米域内，淮河、淞河、淝河穿境而过，“四湖两沟”星罗棋布。淞河全长253公里，流域面积6000平方公里。而寿县地处淞水末梢，淞河流域境内60公里。由于北濒淮河，南依江淮分水岭，土地结阜成岗，聚水成洲，931.3毫米的年均降水量，在时空分布上却极不均衡，比如1991年高达1476.4毫米，2001年仅有425毫米。这种“水多、水少、水不均”的特点，让寿县既饱受洪水侵袭，又常遭旱魔肆虐，素有“水口袋”“旱包子”之称。“一方盼水水不来，一方恨水水不走，洼地洪水滚滚流，岗地滴水贵如油。”

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的人民有史以来便与治水结下不解之缘。早在春秋楚庄王时，便建



石集倒虹吸工程航拍 张孟舒 摄

成了号称“淮河水利之冠”的天下第一塘——安丰塘，“周回二十里”，“纳川吐流，灌田万顷”，千百年来，在灌溉、蓄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广岩塘、罗贝塘、蔡城塘……都有着时代的烙印，滋润着裸露龟裂的土地，养育着这璁塍朴实的人们。

翻开《寿县水利志》，每一篇章都已载着全县人民艰辛的治水历程。1951年，第一代东淞河闸在百废待兴中建成；1961年，7.3万民众肩挑手提，建成了震惊全国的淞史杭及石集倒虹吸工程；1991年，淮河特大洪水后，寿县开启了新一轮水利建设高潮，加高加固了正南淮堤、寿西淮堤、张马湖堤、九里联圩等重点防洪堤坝，新建了城郊涝洼圈堤及窑口、陶店、袁湖等一批保圩圩，改建和新建了一批抽排泵站和涵闸。全县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防洪、灌溉、除涝、蓄水、提灌、农村饮水保障六大水利体系，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治水画卷。

对寿县水利熟稔于心的赵阳，看到成片成片的绿色秧田，特别是水面飞飞停停的鹭鸶点缀其间，犹如诗行乐章，文人情怀陡然凸显，即兴抒情式表达：安丰塘灌区、瓦西灌区、大井灌区、瓦东灌区、寿丰灌区、木北灌区……滔滔滚动的淞河水，顺着淞东、瓦东、瓦西三条干渠，牵引着绿色的灵魂，激荡着生命的欢歌，源源不断地流入寿县这片热土，滋润着这片古老的大地；而分布在灌区角角落落的7条分干渠、82条大型支渠和1.2万条斗渠、农渠，就像毛细血管一样为寿县的工农业生产输送着新鲜血液，为这里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强筋壮骨。

（二）

为了进一步了解古水利历史脉络，我们虔诚



倒虹吸渠口抽放水 徐缓 摄



本报记者 徐缓

安丰塘碧波荡漾润禾田 张孟舒 摄

地来到安徽楚文化(寿县)博物馆。新馆气势恢宏，入馆南北通透顺爽。

据悉，二十世纪以来，以寿县为中心陆续发现了众多楚国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文物。楚文化博物馆应运而生，它是目前中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是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巍峨古风，兼具地方特色的地标性建筑。馆藏可移动文物和标本1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240余件(套)，二、三级文物2000余件(套)。

惊叹数以万件的文物琳琅满目，沉睡千年又穿越千年的国宝重器、金玉珠宝、甲车兵器、文赋书简、工匠技艺等，千年文化仿佛触手可及。从重见天日那天起，被这片土地重新命名，又被我们重新认领。铸客大鼎、越王者旨于觴剑、楚金布、鄂君启金节、蔡侯升鼎、吴王光鉴……文物见证了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展现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品质，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我们关注“水利史”馆藏，既有图文，又有实景，还有数字化演示，那古塘堰坝黛黛波光，那众人上堤隐约可见的滴滴汗水，那地上河、地下涵、城中先进排水系统，处处彰显能工巧匠的大智慧……

说淞史杭，绕不开安丰塘，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千年古塘，更源于它是淞史杭工程“长藤结瓜”体系上的“大瓜”，是古为今用的典范。

安丰塘，古名芍陂，受誉“天下第一塘”，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16年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夏日的风，掠过塘面，掀起阵阵波涛击打塘堤，近前扑面而来凉冰冰的水珠，瞬间感知这座中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宝塘”万经千年的凉爽。

“建国初期，安丰塘蓄水量仅17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不足8万亩，通过不断完善提高，水库蓄水量达到1亿立方米，灌区面积扩大到83万亩，粮食总产突破45万吨，达到灌区人均占有一吨粮目标，年向社会提供15万吨商品粮。”赵阳带我们边看进水闸，边颇为自豪地介绍，安丰塘发挥蓄水、防洪、灌溉、水产等之利的时候，还根据历史条件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比如修复了纪念楚相孙叔敖而建成的孙公祠，开发了环塘绿堤、老庙集、碑亭、芍陂亭、艾店集、长春岛、长寿岛、安丰古遗址、冉庄稻田画等景点。如今，安丰塘碧波万顷，舟帆点点，堤上绿树成荫，亭台水榭映衬其间。不是西湖，胜似西湖。

“长藤(指‘淞史杭’)不结瓜(指‘当家塘’)，等于小孩没有妈；长藤结了瓜，啥时要水啥时挖。”据水利档案显示，通过大兴当家塘工程，目前，寿县已拥有中、小型水库160座、塘堰3.46万亩，塘坝面积达45.22万亩，让孩子们吃饱。孩子上学后，洗碗洗衣、喂鸡喂猪，再下地干活。晚上孩子们睡了，她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努力让孩子们穿得暖和和一些、整齐一些。那时候，“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的拣大的旧衣服穿是常态。独生女长大的她，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不得不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勤俭持家。

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知道教育的重要。她将孩子上学读书作为家里的头等大事，克服经济困难，让每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得益于学校的体恤关爱，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失学辍学；注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发现孩子的缺点错误总是及时批评指正，绝不袒护溺爱。这些为孩子们后来成为工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村干部，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品德根基。

女儿们经常说：母亲让我们七个女儿都读了书，上了大学或中专，使我们成为有专业技能的职业女性，服务社会，成就自己。家里那么困难，母亲没有按照农村习俗，把我们早早找婆家订婚，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尽管有媒婆多次上门说亲。我们姐妹七个都是工作后自由恋爱的。这在50多年前重男轻女、忽视教育、盛行早婚的农村，是多么难能可贵！

2018年4月，四世同堂的岳母，万般不舍地与守候在旁的儿女们永别，享年93岁。

踩着溪中石墩过来，他指着岩石上一株不足三寸的米斛说：“去年有人不信邪，非要把它移栽到山下，说是清潭沟的水，用的是清潭沟的石头，结果没清潭沟的水就焉了。它长得家哩。”他说着，眼里闪着狡黠的光。

“它们比我们更懂得如何活着。”他摩挲着一株经年石斛的叶片，动作轻柔如抚婴孩。我问他可曾觉得寂寞，他指了指满山的石斛，“它们都在说话。只是你们听不见。”满脸得意自豪。

夕阳西下，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离开了石斛原种保育基地。山风捎来石斛特有的清香，那气息若有若无，却让人莫名心安。这些倔强的生命与守护它们的人，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达成了永恒默契：他们守着石斛，石斛也守着他们；在岁月的长河里，彼此都成了对方的印记。

山风过处，石斛的叶片轻轻颤动，仿佛在点头称是。

“它们比我们更懂得如何活着。”他摩挲着一株经年石斛的叶片，动作轻柔如抚婴孩。我问他可曾觉得寂寞，他指了指满山的石斛，“它们都在说话。只是你们听不见。”满脸得意自豪。

夕阳西下，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离开了石斛原种保育基地。山风捎来石斛特有的清香，那气息若有若无，却让人莫名心安。这些倔强的生命与守护它们的人，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达成了永恒默契：他们守着石斛，石斛也守着他们；在岁月的长河里，彼此都成了对方的印记。

山风过处，石斛的叶片轻轻颤动，仿佛在点头称是。

“它们比我们更懂得如何活着。”他摩挲着一株经年石斛的叶片，动作轻柔如抚婴孩。我问他可曾觉得寂寞，他指了指满山的石斛，“它们都在说话。只是你们听不见。”满脸得意自豪。

夕阳西下，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离开了石斛原种保育基地。山风捎来石斛特有的清香，那气息若有若无，却让人莫名心安。这些倔强的生命与守护它们的人，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达成了永恒默契：他们守着石斛，石斛也守着他们；在岁月的长河里，彼此都成了对方的印记。

山风过处，石斛的叶片轻轻颤动，仿佛在点头称是。

“它们比我们更懂得如何活着。”他摩挲着一株经年石斛的叶片，动作轻柔如抚婴孩。我问他可曾觉得寂寞，他指了指满山的石斛，“它们都在说话。只是你们听不见。”满脸得意自豪。

夕阳西下，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离开了石斛原种保育基地。山风捎来石斛特有的清香，那气息若有若无，却让人莫名心安。这些倔强的生命与守护它们的人，早已在四季轮回中达成了永恒默契：他们守着石斛，石斛也守着他们；在岁月的长河里，彼此都成了对方的印记。

怀念我的抗战老兵岳父母

孙宗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我无限怀念我的新四军抗战老兵岳父母。

岳父大人李世斌，安徽舒城县颍店乡神墩村人。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进驻舒城。10月初攻打被日军占领的舒城县城。经过多日战斗，日本侵略者被赶走，从此舒城全境无日军。四支队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舒城民众，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在杭埠河边放排筏的岳父也深受鼓舞。他步行20多华里，慕名来到东港韦家大屋新四军四支队驻地，报名参军，成为高敬亭将军队伍里的一员，从此开始了15年的军旅生涯，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战日寇，灭汪伪，经历苏中“七战七捷”，攻打孟良崮，参加淮海战役，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岳父打仗勇敢，多次负伤，腹部和腿部竟有大小枪伤13处，留下了一个肌肉下陷的弹坑，左腿腓骨被打断。战时条件有限，有的子弹头是他自己用刺刀剜出，草草包扎，没有得到正规的医治，因此留下了后遗症，一到阴雨天就疼痛无比；腹部的伤口有碗口大，皮肤收缩拉紧呈放射状，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说父亲的肚皮上有个“小太阳”，那是1947年在山东临沂孟良崮战役中，身为连长的岳父正在率队进攻河对面的敌军，突遇敌机狂轰滥炸，我军处于大河滩上无处隐蔽，伤亡很大，连指导员当场牺牲，岳父腹部重伤昏死过去，亏得连通讯员老孙(庐江县人)背着他，狂奔20多里到后方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

初夏的清潭沟，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雨霁的清潭沟，天净气朗，涧溪潺潺。午后的金色阳光，倾洒而下。我和同事赶赴清潭沟里的霍山石斛原种保育基地参观考察。沿着蜿蜒山路前行，沿途风景犹如一幅幅画卷徐徐展开。这里山峦起伏，绿树成荫，溪水淙淙，仿佛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

进入清潭沟深处的霍山石斛原种保育基地，一座灰砖黛瓦、飞檐翘角的门楼横亘眼前，古朴雅致。山壁之间，鹅卵石堤坝内一池碧水，清澈见底，偶有游鱼戏其间，阳光穿过竹木缝隙，将斑驳的光影打在苍苔斑斑的岩石上，空气里浮动着石斛的幽香和草木的香气。

沿着溪边的栈道前行至石斛原种的种植区域，眼前豁然开朗，这里种植的全是霍山米斛，因其形如米粒，故称“米斛”，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但见一株株米斛被精心地种植在纯天然环境中，有的依附在溪边青石上，根系如蛛网般紧紧攀附；有的生长在岩石缝隙间，纤细的茎叶从石缝中探出；更有甚者，直接扎根于悬崖峭壁中，在风中摇曳却屹立不倒。它们以各种姿态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让人不禁驻足凝视。

同行的姚永柱董事长俯身轻抚一株米

1949年下半年，经部队批准，岳父以二等乙级伤残之躯，带着连长职务，和连队通讯员、卫生员三人回舒城老家养病。1952年从我军第三野战军某部正式转业，老部队一次性补发了18排大米，抵作他和通讯员老孙及我岳母三人的薪水。组织上安排他到省城政府机关工作，他未同意，要求留在家乡舒城。县委安排他担任县民政科副科长。科长陈平，是他一个团的战友，在部队时任连指导员。那时的民政科，行使着现在的组织部、人事局和民政优抚的职能，他认为自己没上过学，能力有限不能胜任，因此并未到任。后来组织上又安排了几个职务，包括南港区委书记(那时叫“区政委”)，他因肺结核吐血，只得婉言谢绝。

1954年，上级开始规范干部队伍的管理，号召“支援新农村建设”。岳父认为自己来自农村，没有什么文化，加上枪伤后遗症时好时坏，到农村安家有利于养病恢复身体健康，于是申请办理了因病辞职手续，回到原籍，后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和社员一道挑河堤、筑堤坝，“围河造田”，造福桑梓，干得一身劲。

1971年，枪伤导致的身体综合免疫力下降、腹部内伤的后果开始显现，岳父患上了不治之症。岳母失声痛哭，他却非常淡定，安慰岳母道：“你不要哭，想想我们牺牲的战友！我们能活到今天，还有了这么多孩子，已经很幸福了”，从容面对病魔的到来。是年十月，撒手人寰。走时一身伤骨，两袖清风，年仅54岁。四乡八镇闻讯，纷纷前来吊唁，花圈摆满了几亩地。一河之隔我家所在九井街道也送了一个特大的花圈，

斛，饶有风趣地介绍道：“这就是霍山米斛的真容。”只见眼前的植株晶莹剔透，小巧玲珑。它的茎短节而圆润，不过寸许，基部膨大如鸭跖，向上渐细……”

正说着，一阵山风拂过，带来阵阵清香。那些淡黄绿色的表皮上偶散着的紫红斑痕，在光线下显得格外生动，倒像是“被朝露吻过的印记”。两三枚叶片斜倚茎端，舌状长圆的轮廓微微卷曲，让我联想到未展的竹筒，在无声地诉说着千年仙草的故事。

“可惜现在不是花期。”姚总略带遗憾地说，“否则你能看到从老茎抽发的花苞，那一两朵淡黄绿色的小花清雅中透着孤傲。”

听着他的描述，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石斛花开时的盛景。

继续前行，溪水声渐近。保育员指着岩壁上的一道道水痕说：“霍山米斛的生长是自然与时间的‘合谋’。它们一年仅长一公分，五年方成寸余之茎。”我望着山泉自高处跌落，在石壁上刻出深浅不一的痕迹，突然

岁月斛香

汪昌陆

明白为何石斛偏爱生长在这些水汽氤氲的地方，它们的根系紧咬岩石缝隙，在吮吸山雾与腐殖质的精粹。石斛在这里都 orderly地排列着，每一片都有一个号牌，这是记录石斛生长的环境、周期、湿温度的变化，为石斛研究提供精准的第一手资料。

此刻，周围是潺潺的溪流声、鸟儿的啼鸣声，还有我们轻快的脚步声。看着这些经历四季更替的石斛，从春的萌发到夏的繁茂，再到秋的凋零和冬的沉寂，我突然感受到一种生命的韵律。它们在此静静地等待，静静地生长，昼夜温差与湿度雕琢出胶质饱满的筋骨。

山回路转，前方一块矮石横卧溪中，石上有“小石潭”三个字。我不由驻足，想起柳宗元笔下“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的意境。正出神间，忽见对岸岩壁上，几个身着蓝布衫的保育人正弓着腰，小心翼翼地为一株株石斛拔除杂草。

“这些小家伙可‘精明’着呢。”保育员

小学升入初中，年仅11岁的我稀里糊涂地从安家河小学考入了上土市中学。虽然年幼懵懂，但从父母满意的目光和邻居们时不时的夸奖中感到上土市中学沉甸甸的份量，那可是当时霍山县师资力量最好的中学之一。与上土市中学三年的缘分，一直珍藏青春的相册里。

上土市位于皖鄂两省的交通要道，方圆几百里的贫困学子曾背着行李箱、拎着咸菜缸，翻山越岭在这里集结，如饥似渴地接受启蒙教育和文化熏陶。依山傍水的上土市中学，玉玺楼是上土市中学的标志型建筑，被誉为皖西革命的“摇篮”，是无数革命先烈坚持真理、凝聚人心的前沿阵地，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霍山县的一张教育名片，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从上土市中学考入重点大学，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登上玉玺楼后面的狮子山，居高临下地看，整座楼就像是一块方方正正的玉玺，中规中矩地摆在专属定制的礼盒中。这种庄重严肃的仪式感，好像随时在提醒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既有“学而优则仕”的象征意义，更有脚踏实地、行稳致远的谆谆教诲。100多年来，玉玺楼里回响的既有不绝于耳的朗朗读书声，更有时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铮铮誓言，玉玺楼就像一位饱经风霜、德高望重的前辈，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家风传承的神圣使命。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二十世纪初，热血青年们带着不知所措的神情在大街上徘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们迫切需要“一盏明灯”，照亮人生的旅途。在外地读书的霍山籍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陆续回到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秘密发展党员，积极筹建党的组织，形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强大气场，无数困惑的目光不再迷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越来越多的革命者为新中国的诞生前仆后继、赴汤蹈火，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流砥柱，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27年10月，在狮子山中学玉玺楼，西镇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徐育三、伍淑和等受党组织派遣应聘前来任教，并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创办革命进步刊物《醒狮》，革命的火种在山水田园熊熊燃烧。1929年11月，徐育三、伍淑和率进步师生积极参与了皖西第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西镇暴动。西镇暴动胜利后，霍山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西镇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安徽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3师，兵气方刚的队伍，胸有成竹的自信，用智慧和果敢为皖西革命根据地夯实红色根基。

不知过去，无从结果。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的《霍山简史》荣获了全省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陈月祥和黄从升老师功不可没。他们曾是上土市中学的优秀教师，不仅桃李满天下，更是名副其实、率先垂范的“文曲星”。

“退居二线后，又在历史保护和传承的领域辛勤耕耘，责无旁贷地担起《霍山简史》及《西山文化溯源》主编的重任，深度挖掘红色历史和西山文化，笔耕不辍，精益求精，梳理归纳、串珠成链，真实展现霍山的文明发展史和艰苦奋斗史。”

“穷不丢招、富不丢书”。据《霍山简史》记载，“1905年，光绪帝下诏废科举后，各地出现办新学热潮”，同年，清政府颁发《国立中学章程》，宣布在全国建立5所新式示范中学，其中就有霍山上土市的国立狮子山中学”，由李晴峰、黄良甫等在北京成立狮子山中学筹备会，着手选址并开工建设。由于清政府答应给予的建设中学堂经费无法到位，学校建设一度停工，“终于通过社会捐助，筹集了建校办学的资金，从而使大别山区的第一所中学堂得以在1917年秋正式开学”。

在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建校资金难以兑现的情况下，是袖手旁观、半途而废还是主动出击、尽己所能？立志走教育救国之路的同盟会会员李晴峰与黄良甫、孙办庭、何国祐、夏竹村等10余位有识之士东奔西走、带头筹资，中西合璧、匠心独运的玉玺楼终于拔地而起。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青砖黛瓦、雕梁画栋的建筑风格是哪位主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哪些人慷慨解囊提供了真金白银的善款？大砖与小砖紧密咬和的榫卯结构是哪些建筑专家的智慧结晶？究竟动员了多少能工巧匠完成这一泽被子孙的大爱善举？“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需要多大的格局和担当？反正他们做到了。

我们无法原汁原味、完整无缺地再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百年玉玺楼依然发出历史的回响，传递着红色脉络；从玉玺楼走出的人，举手投足尽显文明风范，无不体现勤劳坚韧、重教崇文、功德修身、守规习礼的品质。

再观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百年玉玺楼依然发出历史的回响，传递着红色脉络；从玉玺楼走出的人，举手投足尽显文明风范，无不体现勤劳坚韧、重教崇文、功德修身、守规习礼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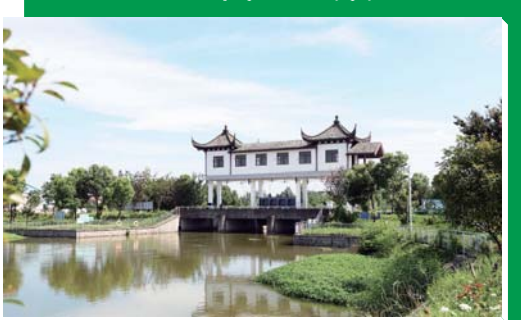
再观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百年玉玺楼依然发出历史的回响，传递着红色脉络；从玉玺楼走出的人，举手投足尽显文明风范，无不体现勤劳坚韧、重教崇文、功德修身、守规习礼的品质。

再观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百年玉玺楼依然发出历史的回响，传递着红色脉络；从玉玺楼走出的人，举手投足尽显文明风范，无不体现勤劳坚韧、重教崇文、功德修身、守规习礼的品质。

再观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已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百年玉玺楼依然发出历史的回响，传递着红色脉络；从玉玺楼走出的人，举手投足尽显文明风范，无不体现勤劳坚韧、重教崇文、功德修身、守规习礼的品质。



走访李井宝老人(中) 徐缓 摄



淞东干渠入安丰塘闸口 张孟舒 摄



刘伯承题词“科学态度 革命精神” 张孟舒 摄

玉玺楼的回响

戴星



岁月留痕 本栏责任编辑：徐 缓 E-mail:WXRB—xuhuan@163.com